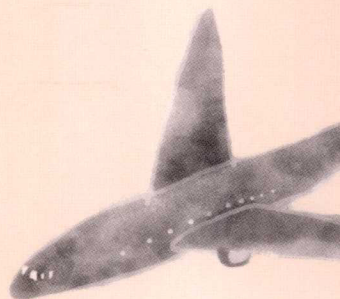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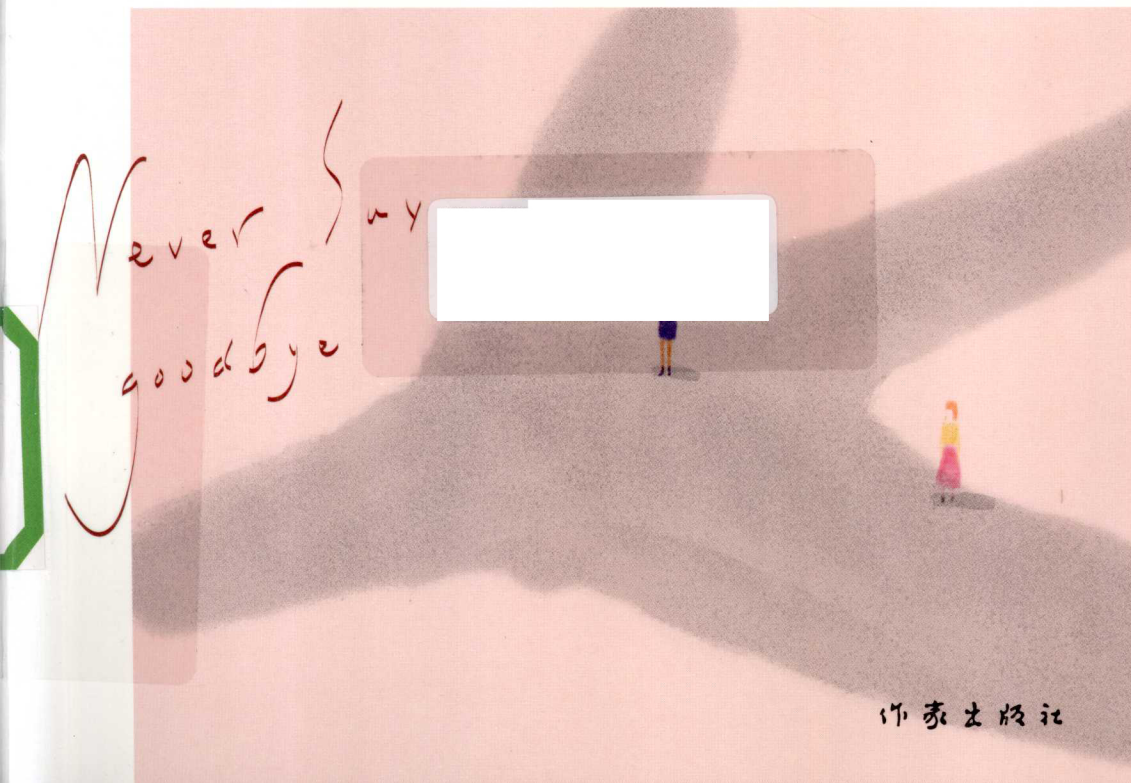


说好落地 不分手

袁宜彤 ○ 著



不生情，不临婆婆
不曾爱，不得化度



作家出版社



说好落地 不分 手

袁宜彤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好落地不分手 / 袁宜彤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063-6935-0

I. ①说…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859号

说好落地不分手

作 者: 袁宜彤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千

印张: 16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35-0

定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滚滚长江东逝水

有人说舞文弄墨的人活在书本的世界里，也有人质疑我的第一本小说影射的是生活中某些经历。的确，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但是，艺术作品永远高于生活。艺术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将创作者的思想、价值观和对当下社会的认知传达给大众。

现代人提起清朝第一大才子纳兰容若，首先朗朗上口的一定是他那首《木兰花令》：“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很多人不知道这只是词的上阕，很多人也许更不知道纳兰在三百多年前的京城流传最广的词是《金缕曲·赠梁汾》。二十二岁的纳兰容若真正名声大噪，便是从这首词开始的。

明成祖朱棣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修编《四库全书》，千古明君在太平盛世提倡著书立传，文字是一种可以将历史流

传下去的方式。我们的民族可以绵延不息，正是因为中国悠悠五千年的浩瀚文化。

释迦牟尼给人类留下了三个问题：文明的传承；文明的肯定；文明的成就。一直以来，当下人都致力于弘扬文明的成就，却忽略了这成就是如何而来的。佛开悟我们要以圆融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若你抵抗，若你消极，都将产生逆向的磁场，天地万物也是有情理的，人学会在顺应中坚持，便是圆融了。

《旧约》里说，当年洪水泛滥，西方人只能逃离家园，他们毫无办法，唯有等待洪水自然退去。在希伯来人的故事中，洪水洗劫之后地球上只剩下诺亚一家人，他们造了一只方舟。按时间推算，那时的中国正是大禹治水的年代。

大禹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将洪水治理好，可见，中国远古圣人很早就明白天人合一的道理，用治理人事的思想去疏导洪水，西方人则偏偏要征服自然。

端正清明的人敢于听实话，《安徒生童话》里有个爱穿新衣服的皇帝，他就喜欢听骗子的阿谀奉承，明明是一丝不挂地站在穿衣镜前，却还认为自己穿了件世上最华丽的新衣。听实话和说实话都是需要勇气的。

写关于空姐的故事，我在叙事中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清丽文风和华丽辞藻，也没有用引经据典的方式讲述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美丽的文字读起来固然赏心悦目，但却不能将空姐这个职业客观、真实地展现给读者。

空姐是大千社会的一个微小的层面，是人海中最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书中的四位空姐就如芸芸众生中的女子一样，不再是某些报道中完美无瑕的天使，她们也会执着、任性、拜金。玉有微瑕，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才是真实的生活，才是苦乐参半的人生。

在生命的轨迹中，每个人都在演绎自己，最终归于平凡。把

自己标榜在道德旗帜上的人，不一定真正比别人高尚多少。高尚不是标榜，是一种修行。

人要有信仰，信仰是心底匪石般的力量。人性的光辉远比任何教条式的歌功颂德伟大，市井小民身上的颠沛流离影射了大时代的变迁。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生命不论如何辉煌，都只是大地之尘埃。

回头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切都将变得不重要，红颜易逝，几经轮回，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我们不可能羽化登仙，我们都将随风而散，重要的是我们真真切切生活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文字，将曾经的刹那凝固为历史的永恒。

袁宜彤

庚寅/芒种 初稿

辛卯/大雪 二稿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	001
楔 子	•	001
第一章	•	007
第二章	•	089
第三章	•	175
尾 声	•	238
后 记	•	242

楔子

谭美颐不飞了。

除了妮娜、若希和在停飞申请上签字的经理、书记、航医知道，她没告诉乘务部任何人。

过了细雨纷纷、行人断魂的清明时节就是谷雨了，4月16号那天，最后一班飞行，目的地是韩国的鹤山。

以前她总是幻想着不飞那天会是多么多么不寻常，鲜花啊、泪流满面啊、解气痛快啊，都是脑子里曾经蹦出过的画面。可这一天真的来了，却跟以往的每次飞行一样平静自然。

美颐不爱浓妆艳抹，可是单位总会隔上一段时间就来次仪容仪表大检查。一到检查的时候，检查员们和各个中心领导一周七天轮流值班，从早上六点开始，每个出港、进港航班的乘务员都难逃他们的法眼。

不许留长指甲，只能涂肉色指甲油；长发不可以有刘海儿，不许戴黑色的大片卡，只能戴黑色小细卡子；不能涂亮色珠光的唇彩，耳钉不能超过豌豆大，不能戴假睫毛，不能戴有颜色的美瞳，腮红口红必须在机舱的灯光下依然鲜艳，颜色以大红、粉红、紫红为主；不能穿自行购买的丝袜和高跟儿鞋，如果觉得公司发的鞋不舒服可以采取垫鞋垫儿

或者忍着等方法。

化妆室是去年新装修的，四面全是明晃晃的镜子，橱窗里放着发胶、摩丝和吹风机。美颐把脖子上的丝巾向外扯了扯，照照镜子，腮红还是有点儿淡——跟舞台上唱京戏的比确实淡了点儿。

还有五分钟就开准备会了，她从黑色飞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支口红开始涂抹，这可是颜色最深的一支口红，专门为飞行而准备的绛紫红。

乘务长的头发不知道打了几层摩丝，发丝跟钢丝似的贴在头皮上。也是，现在不把头发归置好了，在飞机上忙起来是顾不得的。

一切都是正常程序，安检的姑娘们“唰”地从后腰拿出“凶器”开始在乘务员身上扫描。那种带红外线的黑家伙在美颐身上上下游走，贴着文胸的钢托扫来扫去，“嘀嘀嘀”地响。

美颐闪了个身说：“离胸远点儿行吗？”

安检姑娘很正经地说：“这是我们的规定。”

然后黑家伙又开始在肚子上扫描，她没处躲没处藏，想着：唉！完了！这得杀死多少颗卵子啊。

上了机组车，前方就是一条康庄大道，直奔一架波音777客机驶去。

飞机在起飞以后二十分钟巡航高度达到一万米时开始平飞，五十分钟后已经飞到黄海上空。一小时十分钟的时候机长从驾驶舱里给出了准确的落地时间和地面温度，告知三十分钟以后在鹤山机场着陆。

乘务长收回了头等舱一位旅客的茶杯，对美颐说：“十分钟后落地广播，我去经济舱转一圈，广播后把旅客的衣服还了。”

一切平静如水，一如往昔，连一点点涟漪都没有。

飞机已经开始靠近鹤山境内了，透过舷窗望下去，层层峦峦的山峰被大海包围，细雨密密打在舷窗上，无声无息。飞行员们都说鹤山机场对飞行技术要求很高，尤其是降落。鹤山地形四面环山，飞机只能从一个山缝通过，当地的天气条件也不好，靠近大海，没

风的时候经常会起雾。

美颐翻了一下广播词上的日历：“咦？今天是4月16号？十年了，正好十年，太快了。”

十年前的4月16号，美颐刚刚飞行两个月，胸前的服务牌上写着“实习生”。

那天的乘务长叫董明珠，在全乘务部是出了名的严厉。美颐生怕出错，提前二十分钟坐在准备室里傻等。罗丽丽路过时向里面张望，笑着问：“跟老董一起飞？”

美颐认得罗丽丽，她是一分部最年轻的党员，优秀个人，服务标兵，刚二十三岁。

美颐是个十九岁的实习生，脸蛋子上一边一块大粉红，她点头朝罗丽丽挤出一个笑。

准备会上董明珠问美颐波音747-400CB飞机一共有几个水灭火瓶，她一紧张脑袋一片空白回答说：“不知道。”乘务长镇定地说：“四个。”又问她有几个海伦灭火瓶，她瞎编说：“十个。”乘务长敲了下桌子说：“张妮娜，你告诉她有几个。”妮娜说：“有六个海伦灭火瓶。”

准备会最后，董明珠对全体组员说：“航空飞行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任何都谈不上，让旅客满意放心的服务是建立在安全之上的。对于应急设备的掌握不能出丝毫纰漏。”

董明珠一头蓬松的髻发行云流水般绾在脑后，她微微昂起下巴，如同一只骄傲美丽的狮子。

飞上海的航班大满客，乘务员们忙得快成了八爪鱼。将要落地前的五分钟，董明珠突然用内话机通知区域乘务长到飞机一号门。

不一会儿，区域乘务长熊刚回来了，“咕咚”一下重重坐在座椅上，神色凝重。美颐当年并不能体会什么叫“凝重”，只记得熊刚一直盯着机窗外，嘴角倔强地抿着，后槽牙的咬肌鼓得像含了乒乓球，他脸上没表情，不知不觉掉了两滴泪。

美颐还是个实习生，心中不敢有旁骛，反复默念着培训部老师

教的应急脱离口号：“系好安全带，低头，弯腰，紧迫用力。”

回程上客的时候，有个中年平头男士走到美颐面前，神秘秘地问道：“哎，你知道了吗？”

“先生您坐哪排？”她还没反应过来。

“你们公司摔飞机了，在韩国鹤山。刚刚半小时的事儿，我朋友就在韩国，人家那边都知道了。”平头男压低声音说，额头上冒了一层小汗珠。

美颐愣住了，客舱乘务员手册里针对特殊情况的处理中没有关于如何回答旅客提问摔飞机的规定。她扭头问妮娜：“什么意思啊？”

妮娜“霍”地一下拉她到卫生间门口，小声说：“咱们公司出空难了！刚才乘务长通知他们到前面开会，肯定说的是这事。驾驶舱里收到地面的通知后第一个就会告诉乘务长。”

“乘务长怎么没反应呀？”美颐还是不解。

“坠机的乘务长张凤霞和她是同一届的。”

起飞以后发餐前饮料，美颐使出吃奶的劲儿拉着饮料车一排一排发水，董明珠从头等舱过来了，她气定神凝地站在客舱通道中。

平头男要了杯咖啡，董明珠倒好咖啡，稳稳地递到他面前，雍容地笑着说：“先生您的咖啡，请拿好小心烫。”

平头男满脸不自若：“咱们飞机能安全到北京吗？”

董明珠微笑着回答道：“我们的飞行员是全民航技术最好的，您不用担心，肯定能平安到北京。”

人鬼殊途，阴阳两隔。坠机的是你二十年的同事，你不难过吗？美颐看着她想。

董明珠在带飞记录本上写的评语最后一句是：微笑服务工作要加强。她对美颐说：“小姑娘，干乘务员这行任何突发的事情都能遇到，只要你一出客舱就要始终面带微笑。”

那天回到乘务部大楼才真的感觉到出事了。领导们忙着开应急会议，派遣室里挤满了乌泱泱的人，刚飞回来的一进大门就捂住嘴流泪，两个乘务员在楼道里碰见了，面对面聊着聊着开始擦眼泪。

妮娜指了下说：“你看，罗丽丽她爸。”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被搀扶着走进大楼，腿脚颤颤巍巍挪着步子，一双痛苦的眼睛欲哭无泪。

今天早上罗丽丽还笑着问美颐，短短几个小时，她却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会有记者过来采访，领导们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稳定扎实搞好飞行，努力团结共渡难关”。

单位没有公开善后处理的具体事宜，普通乘务员的知情途径来自于新闻媒体和小道消息。党群办公室组织大家搞征文活动，美颐积极响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为蓝天献青春》。

空难中生还的两个乘务员其中之一做了美颐的督导员。

经历过生生死死的人，有种独特的平和，从没见过他和别人红过脸，找他请病事假，能批的一定会批，实在批不了的，不苛责也不啰嗦，直接带着乘务员找到更高一级的经理说明情况。似乎从内心深处有种能体恤人性的本能。

有次谈话，美颐看见督导员两鬓的几丝白发，她想就这样一个平常人，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在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后，被甩出机舱几十米开外，爬起来又跑回废墟背出几名旅客，直到飞机残骸烧成大火球，眼看着和他一起的同事们葬身火海，粉身碎骨。

灾难来临时，每一丝希望都是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贵。

中方殉难的机组成员共有十人。培训部的黄老师代表殉难者家属到鹤山领骨灰，一把大火早已让他们化骨扬灰，只能用残肢断臂来确认DNA。

黄老师把乘务长张凤霞的骨灰盒紧紧搂在怀中，喃喃道：“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咱们回家。”他的眼泪啪哒啪哒滴在骨灰盒上。

在异国他乡一块烧焦的土地上，几块飞机残骸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写着：B-00025。

四季更迭，时过境迁，人们在五味杂陈的生活中淡忘了空难，乘务部也搬进了用花岗岩砌成的新办公楼。

悠悠生死别经年，杳杳魂魄入梦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和美颐素未谋面，却穿过同样的宝石蓝制服飞来飞去。

美颐想：反正最后一班了，爱谁谁了。没人再提起你们，我悄悄地祭奠你们一下吧。

她不想用那种故意抑扬顿挫的声调，索性将广播词置在一边，拿起广播器静了几秒，把心一沉，向全体乘客娓娓播出她飞行生涯中最后一段广播：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鹤山国际机场。请您打开遮光板，收起小桌板及脚踏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

“鹤山有小雨，地面温度是20摄氏度，68华氏度。请您随时添加衣物。

“现在正是谷雨时节，当年被烧焦的土壤中早已拱出新绿，一架架飞机在这里安全起降。当您下机时，将看到雨润万物、生生不息的景象。

“祝您在鹤山愉快！”

“啪！啪！啪！”坐在三十一排的男人，沉默着鼓了三声掌。他叫墨子文，三年前认识美颐。人生有时鬼使神差，明明已经断了的两个魂儿，以为此生此世不会再见了，偏偏又要碰见她。见到了又能怎样呢？他的妻就在身边。

他没有叫她，她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听完广播，他心下惘然：原来我从来没有用心听过她的声音。



第一章

1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谭美颐站在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的阳台上俯瞰湖景，垂直乌黑的秀发如水一般倾泻在背部，身后的楚泊远手里端着一杯蓝山咖啡，为她吟诵了一首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美颐转过身来，含笑看着泊远。九月西湖的风里夹杂着飞来峰上飘下来的桂花香，她身上那条宝石蓝色轻柔褶皱及膝裙也随着风飘动。身后的湖光山色悄然间摒弃了世俗的浮华妖艳，泊远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位释然间有风月之闲情的如斯玉人。

美颐笑着说：“苏东坡对王朝云有情有义，朝云也对他不离不弃，‘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就是苏东坡感激朝云在患难之中对他的照顾。”她明眸如漆，肤若凝脂。

泊远放下手中的咖啡，走近了几步，轻轻环起她的腰，把头低下来，两个人额头贴在一起，都闭上了眼睛，静静地享受这份短暂

的温馨。

美颐轻轻推开泊远的身体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她走进房间拿起沙发上的麂皮手包，泊远也随着走出了房间。

美颐在电梯里挽着泊远瘦削的胳膊，他是清瘦而高挑的，斯文得犹如民国文人。她总是爱取笑他穿件长衫就是“五四”青年了。

电梯到了一楼，在开门的一刹那，美颐松开了挽着泊远的手，往前跨了一步，优雅地走在泊远前面。泊远也刻意与她保持一小段距离。一前一后走出酒店后，两个人在路口又若无其事地将手挽在一起。

“哈哈，两个大闲人，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楚泊远笑着。

认识两年了，这样的状况经常出现，他们彼此默契，知道在何种场合下是必须装作互相不认识的。

顺着人行路没走多久，就到了“断桥残雪”。

他们拖着手走在白石拱桥上，天空是被水墨晕染开来的一张宣纸，渗开了一片一片的愁思。美颐说：“所有的天气中我最喜欢这样多云的小雨天了，大太阳直晒着，人的心情就会焦躁，在刺眼的阳光下事情都是没遮没拦的。而今天似有似无的雨，让人的心里还有幻想。你说呢？”泊远比她大十五岁，她习惯了在他面前当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儿。

泊远轻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无框眼镜，说：“是啊，阴雨梅天更能滋生出感怀的情思。自古西湖就是个让人心碎流连的地方，刚才我们路过的就是‘断桥残雪’。”

“我知道，白娘子和许仙嘛。”美颐得意地抢先说。她跟他说话时喜欢嘟起小嘴仰视他，因为他永远站在高处。

泊远用手指向前方湖畔的一堤垂柳说：“前面这片柳树叫‘柳浪闻莺’，那边院子里的荷花叫‘曲院风荷’，湖中央是‘苏堤春晓’，转过去还能看到‘雷峰夕照’。每个景点都有典故，这‘西湖十景’是当年康熙下江南的时候亲自题的。”

美颐沉默地听着，她想：这个男人总能告诉我许多未知的东西，